

## 烏水溝 (2)下

『台灣青年』第12號連續小說

日文原作者：孫明海 台文翻譯：黃聲宏

Ûi頭 tú-á 炳宗 tō 注意著瑞芬 phāi<sup>n</sup> tī 腳脊 phia<sup>n</sup> ê 行李親像 chiâ<sup>n</sup> 重，真食力 ê 款，伊 m̄ 知 beh 按怎才好。每擺看著瑞芬 teh 喘大氣，也是有時腳步無穩定 ê 時，就有一款推促 ê 聲 peh 起來炳宗 ê 嚨喉：『行李，我來替你 phāi<sup>n</sup>。』但是是按怎 to 無法度直接講出來，是 m̄ 是因爲家己是屬優柔寡斷 ê 查甫人？炳宗行 tī 瑞芬五公尺斜後面，ná 想 ná peh 上崎。續落去伊 koh 自問自答，是 m̄ 是因爲有別人作伙才會按呢驚歹勢？一定是按呢，m̄ 免作借口啦！爲啥物有別人 tī-teh 就 bē 使講出彼種提議？Hō 人知影家己 teh 愛彼個查某 gín-á 有啥物 thang 奇怪 ê？愛彼個查某 gín-á 並無啥物好 thang 見笑，應該無才 tiōh！我是按怎 bē 得 thang 親像文伯 ê 彼款，隨時有法度正正堂堂，老神在在，保持無退縮 ê 態度。好，你看，我決心 beh 講出來，用我虔誠 ê 心，kā 想 beh 愛替伊 phāi<sup>n</sup> 重行李 ê 意願講出來。炳宗 tui 腹肚出力，連家己也想 bē 到會 tàng 放輕鬆到彼個程度，kā 瑞芬叫：

「瑞芬小姐，你 ê 行李我來替你提一時仔，至少提到頂面 ê 汽車路，好無？」

文伯越頭向後面親像有特別 ê 意思，微微仔笑一下。伊一定是認爲炳宗按呢作是真難得，thang 褒獎 ê？

「你若 hiah-nih 好心，就勞煩你。」可見瑞芬對人對事有 bē 固執孤僻 ê 個性。

「阿兄你也替淑貞提一下行李好無？」瑞芬家婆順續替人講話，hō in 阿兄進退兩難。但是，淑貞卻對想 beh 替伊 kōa<sup>n</sup> 行李 ê 文伯搖頭謝絕。

「我無問題，我帶 ê 攏是輕輕 ê 物件。」淑貞想起二年前 bat 對文伯 ê 寫批求愛斷然拒絕 ê 往事。爲啥物彼時會按呢做 kap 彼陣 ê 心情實況，現此時家己也已經惘無法度清楚知影了。Kan-na 來論講伊是阿兄 ê 一位朋友，淑貞絕對 m̄ 是感覺文伯是討厭 ê 人，chíma-má 也猶有親切感留 teh，完全無 beh gē 伊 ê 想法。彼時陣家己 ê 心靈猶 koh tī 幼年未成熟 ê 生長階段，對文伯只是保持尊敬兄哥 ê 朋友 ê 關係 nā-niā，無拍算 beh 投入親像幼 chí<sup>n</sup> ê 心目中 ê 熱烈求愛樣式。所以真自然，心理上自衛 ê 本能，會閃避文伯這款 ê 攻勢。也可能是因爲受驚，無安全感 ê 緣故。

這時聽著 kap 文伯排作伙行 tī 上頭前 ê 林 ê 提起麗華 ê 代誌，一直 teh khau 文伯。淑貞突然感覺著心肝親像 hō 針 teh 刺 ê 刺痛，這款 ê 情形 tī 過去兩年中 m̄-bat 有 ê。

「爲啥物無beh作伙chhōa伊來交遊...？」聽林ê teh講麗華ê代誌soah hō文伯忽然變聲音，用bē輸gōa gâu ê聲調teh回嘴：「Kan-na阮二人當然是無問題，但是若kap大家作伙he就無啥適當啦，敢m是？第一，大家若想beh hō伊也聽有咱teh講啥，咱不得不ài使用中國話。按呢咱輕鬆快樂講母語ê趣味m是減一半去？Koh再講，tī伊外省人ê面前咱tú-chiah teh講ê油漆ê山，彼款激烈ê話是bē-tàng隨便pùn。Tùi我來講，bōe-tàng chhōa伊來，實在是真遺憾，m-kú是我家已放棄chhōa伊來tòh-tiòh啦！今仔日伊m知teh做啥？」文伯tī大家ê面前m驚歹勢，大膽展伊ê戀愛風神。

「但是你將來beh按怎來協調hō伊會好勢，家已ê政治立場kap對伊ê戀情？我對這點真爲你煩惱。連今仔日你tō有感覺無適當chhōa伊來chia ê矛盾，敢m是？」

Phāi<sup>n</sup>二個行李ùi後壁追來ê炳宗一面拭頭額ê汗，一面按呢問。伊對台灣人kap外省人ê融合問題上蓋關心。

「無m-tiòh。講實在，我今má m是teh掛慮這個問題，但是我愛伊，伊也teh愛我，我相信愛情ê氣力總是有法度順利解決彼款ê問題。」

「總講一句，結局是hō愛情纏tiâu leh，恁中間siáng一旁tiòh ài向另外一旁ê政治立場妥協？我tiòh ài好好來替伊祈禱，m-thang最後彼個妥協讓步ê就是你這旁。」洪ê講chiah-ê激烈ê話，就走去別位。

「有可能。」文伯恬恬默認。這款無燒無冷ê回應無sêng日常ê文伯。

無外久in就行到鋪kah真舒適ê tám-á膠車路。路頂chia-hia攏會tàng看著ùi巴士落車，腳拖土慢慢仔teh行路ê男女。

「喂，奇怪，有特務tī khiā！阿蔣beh出外ê款。」文伯利利ê目矚發見tī公路ê彼旁每隔數十公尺tō有一個m知身份ê查甫人khiā teh。事實就是照文伯所想像ê。三台車ùi山陰彼旁出來，駛過平常是禁止通行ê倒旁山坡路，輕快無聲向下腳駛去。

「彼堆人向汽車teh iát手，一定是外省人。」洪ê看著hiah-ê穿插像徒步旅客ê一群人，in m知teh喝啥，koh向彼三台車teh iát手，就用真bē爽快ê語氣按呢講。

「我才無按呢想，我mā beh來iát手。萬歲！萬歲！」文伯突然大聲喝出來。伊向gāng去ê大家笑leh講：「對暴君高唱萬歲，hō伊爽快，hō伊koh-khah得意忘

形，自我陶醉，等於beh hō伊提早滅亡。佢想有理á無？Che敢m是真有深謀遠慮ê策略，連諸葛孔明bōe比文伯koh-khah有面子！」

「阿兄，你ná像奸巧ê奸臣仔咧。Tī Dickens寫ê二都小說內有teh描寫彼當時向路易法王第十六世歡呼ê巴黎市民ê心理，就是親像阿兄今má ê心理啊！」

「是按呢òh，無想著你也知影彼個故事。這táu我食力輸定了，投降，投降。」文伯gâu pòng，講kah hō大家攏大聲笑出來。

途中tī一個有岩石陰影ê所在眾人停teh食中晝頓。大家先tī小溪洗手，he水質有帶著硫黃ê氣味。這時才注意著ù溪流ê岩石裂縫有小量ê蒸氣chhèng出來。

食晝ê時洪ê暫停，kā向大家按呢發問：「喂，佢聽一下，我bat想著這款ê問題。假使家己若hōng派去金門服務，有一日共產軍ù大陸拍過來，koh開始上陸金門島，我tiòh à按ná應付？」

炳宗將ta<sup>n</sup>才提起來ê果子下落去，回答講：「講實ê，彼款代誌我常常teh想，總是到ta<sup>n</sup>猶無得著答案。」

大家親像有感覺這個問題ê重大性kap現實性，無人出半聲，恬恬teh等候洪ê發言。

「我代先愛聽大家ê意見。文伯你ê做法是按怎？Koh林兄弟ah，你怎樣？」

「無等到彼時陣，我m知影會按ná做。」文伯想chit-tiáp仔久才按呢回答。

「我也m知影。到ta<sup>n</sup>我猶m-bat想起這款ê代誌。若是真正發生，實在進退兩難。」看會出林ê真正是tī困惑(khùn-hék)中teh思考。

「我beh去投降，真正我beh按呢做，m是講滾笑ê。我按呢做不但是爲著我本身ê好，也是爲著台灣ê利益。」Che是炳宗發出ê信息。

「結論就是按呢：無人有決心beh反擊上陸攻來ê共產軍來堅守金門tō是啦。若按呢，我koh再問佢，共產軍上陸ê這件事m是發生tī金門，是上陸台灣，佢beh按ná做？」

「In最好mài按呢起手。若真正按呢來，我死mā beh kap in戰。」文伯kap林ê二人同聲按呢回答。

「若是我 m̄知 beh 按 ná 做，只有祈禱無彼款代誌發生。全是中國人互相殘殺會著得啥？」炳宗親像躊躇無確信 ê 款。

這款議題其他 ê 人攏 kā 伊當做無意義，因為 he kap 大家 ê 心路歷程有大大 ê 出入，是無現實 ê 想法。

「死 tī kap 咱無一點仔緣份 ê 金門、馬祖，我是無彼個意願。金門若受攻擊，我絕對無 beh 戰，但是也無 beh 自願去投降。若會 tàng 離 khah 遠 leh，chhōe 一個 khah kōan ê 所在，恬恬看變化 tō 好。金門 hō siáng 提去攏無要緊，mā kap 我無關係。中國人家己愛 beh 互相殘殺，he 是 in 兜 ê 代誌，隨便 in 去 tái kah 爽快 tō 好。咱台灣人 ài 注意，m̄-thang hō 任何一旁利用去。實際上會 tàng 按呢做抑是 bōe-tàng，是另一回事，至少我愛用這個原則來思考。」洪 ê 用單刀直入明快 ê 語氣按呢講。

文伯接 leh 講：「今 má 聽講兵役期間有可能會延長。」「是啦，新聞 ê 報導是講延期是順應咱大學畢業生熱烈 ê 願望，所以才考慮 beh 延長服務期間。」

「就是按呢啦。無論啥物攏是照咱 ê 希望。學校 ê 軍訓課也是因為咱 ê 意願才實施 ê，咱是真難得將愛國 ê 熱情 tè 恬恬，所以 tī 畢業 ê 同時，馬上 kā 冊、筆 tàn hiat-kha，踴躍從軍上 (chiū) 陣去，in ê 邏輯就是按呢。」洪 ê 發言。「咱大學 ê 校長烏白亂彈，講是學生畢業後服兵役，ù 逐角度來看攏是真好 ê 制度。這擺兵役期間 ê 延長是學生 ê 大光榮。對伊 ê 飯碗 kap 職位隱隱 bē 出問題來看，學生 ê 強制服兵役當然是真理想 ê 制度。」

洪 ê koh 繼續講落去，若無講出來是忍 bē-tiâu ê 款。「Koh 咱台灣 ê gâu 人也攏齊聲 o-ló 延長兵役期限，講 he 是咱 ê 子弟為著防衛祖國，tī 前線冒險犧牲是台灣人 ê 光榮。」

洪 ê 一氣講到遮，突然無 koh 講落去，是因為想起刊 tī 新聞 teh o-ló 稱讚延長兵役服務期限 ê 紳士名單中，文伯 ê 老父也 tī 內底。

文伯 liām-pī 發覺著氣氛無啥全。「是啦，我知是有關阮爸 ê 代誌，he 是無法度才變成作按呢 ê。雖然我完全無 beh 為阮老父辯解 ê 意思，不過愛 hō 恁知 he 並 m̄ 是我 ê 老父本性 ê 做法。免講老父也無愛我去金門。今 má 我 beh 講私下 ê 話，恁 tiòh ài 替我保密，阿爸 bat kā 我講過下面 ê 真心話：「一旦你若 kap 國民黨 ê 腐敗集團發生關係，就是親像加入暴力集團 ê 烏社會全款，想 beh 逃脫也絕對無可能。Beh 決心洗手脫離關係，會影響著 ê m̄-nā 是政治、經濟 ê 方面，連其他所有 ê 也會完全失落，恁應當已經知影才 tiòh。有 chē chē ê 前例會 tàng 提供，上 bái ê 就是 hō in 剝奪身軀 ê 自由。林頂立失勢了後到 hông 關入監獄 ê 前後歷程是最好 ê 例。阿爸無小心踏入彼款 ê 集團是伊 ê 過失，今 má beh 改變已經 siu 慢啦。」文伯勉強裝出笑容按呢講，總是也無法度 àm-kham tī 心內孤單無助感 ê 表情。

瑞芬這時一面恬恬聽兄哥teh講ê話，一面à<sup>n</sup>頭teh削果子皮。炳宗偷偷仔看瑞芬chēng-tú-á to攏無giáh頭，過頭專心teh削皮ê側面容貌，感覺真m甘，真為伊同情操心。就刁工用輕鬆快樂ê動作，想beh真自然kā話題換掉。

短時間ê歇暍hō腳腿顛倒感覺笨重，致到整個ê路程比原本所預料ê時間費khah久。

當看著隔一個山谷ê對面山腹ê目的地--別莊ê時，已經是日頭tí-beh落山ê時刻了。In這陣人tī一個岩角頭暫時停落來，作伙觀賞夕陽落山ê光景。Tī遠遠ê彼旁有向西流，注入海洋ê淡水河，hō殘弱ê照光反映出一片淡白色ê景緻。Koh khah遠一sut仔ê雲ê下面大概就是所講ê台灣海峽。以前hō人叫做「烏水溝」，自古早tō因為有颱風kap激流hō行船ê人驚惶，是航海ê難關。勇敢ê台灣人ê祖先tī四百年前就為了尋求新天地，冒著hō絞séh逆流ê海湧卷去ê風險，ùi福建、廣東遷徙過來這塊「美麗島-Formosa」。In將所有kap這塊島嶼相關ê國際性ê多元文化吸收、消化、形成作一個獨特ê社會。四百年來自稱擁有這塊美麗島主權ê外國權勢一個一個交替變換，總是tī這個島享受生活，落實生根ê台灣人從來m-bat kap這塊島ê命運分離過。

靜靜注神teh看海峽彼旁ê同時，大家ê心中無疑悟湧出相像ê感慨：

遍滿翠綠阮ê美麗島  
 同胞自古勤勞耕作  
 我雖罔四海行船  
 你ê海灘是我永遠ê故鄉  
 ùi老父手中承傳  
 Óh，充滿光明阮ê島嶼  
 你ê森林，你ê河川  
 為著你燦爛ê光輝  
 我beh唱歌o-ló

Ta<sup>n</sup>行到別莊連小歇暍ê時間也無，瑞芬kap淑貞馬上開始準備暗頓。因為查甫人攏teh吵腹肚iau。雖罔嘴是講in來peh山並m是為著服務查甫人，m-koh兩人猶是拍拚無閑kah chhih-chhih chhā-chhā<sup>n</sup>。

Hō in女性去廚房做工，四個查甫人做in tī客廳真隨便tō開始大談女性論。若講著這個話題，無話講文伯是必然ê領隊，連辯論專家ê洪兄弟也不得不收兵恬恬來聽文伯ê大論。「無論是炳宗也好，洪君也好，恁連一般起碼ê戀愛也bē曉，到底問題出tī tó位？就是出tī對女性ê本質認識siu<sup>n</sup>淺。本質上所謂查某人是現實koh是世俗ê ê造物，che tī咱這輩人是無容易理解ê。恁大概猶會記得咱tī二

年生修德文課ê時有讀過〈威爾特兒ê哀傷〉，咱攏受感動，陶醉tī人ê心理感應會tàng提升到hiah-nih高，達到會使講是純粹ê境界。彼時陣有人向同班ê女性問in ê感想。Tī中間有一位回應講：「到底這個叫做威爾特兒是啥貨？伊完全是色情ê瘡狗模樣。」聽著這款ê回應，hō我非常ê失望！結論就是查某人大概kan-na有法度思考到這種程度nā-niā。Khah年輕ê時，我kā女性評價比今má khah高，一直出高價想beh來收買，kap今má ê炳宗接待女性ê情形全款，驚東驚西，若親像beh去摸啥物恐怖ê物件leh。總是今má恁攏看會出才tiòh，我對女性是老練有辦法，gâu phō到hō恁看bōe慣勢，甚至感覺討厭，是m̄是？Beh做到這個地步，tī心內若無多少刁工去看輕對方，是無法度做到ê。譬喻講，炳宗第一代先ài廢掉tī頭殼內做成ê無影無跡ê理想女性塑像，然後才會tàng去談真正有血氣teh流通ê世人ê戀愛啦。」

對炳宗聽起來，文伯chiah-ê話是親像teh恥笑伊ê無膽，也有可能是暗中teh叫伊提出勇氣，teh替伊加油。伊有想beh對文伯坦白家己對瑞芬ê心底話，總是到ta<sup>n</sup>無法度按呢實行。Che確實一方面是家己ê無膽，但是最大ê原因猶是tī完全無法度掠著瑞芬ê心理。瑞芬對炳宗有抱真大ê親切感是無thang懷疑ê，che ùi瑞芬tùi伊ê表現會tàng看出來。講是按呢，但是瑞芬對阿兄其他ê朋友ê態度看起來m̄是攏全款，無證據會tàng證明伊對炳宗比對其他ê友人有khah特別無全ê好意。炳宗認為瑞芬連一擺也m̄-bat做過會hō伊至少得著確信ê特別做法。這種思考方式，會使講是因為伊謙遜，對人對事小心客氣ê性格有關。若親像文伯彼款siu<sup>n</sup>過有自信ê查甫人，一旦得著查某人這種程度ê親切待遇，伊一定是歡喜kah得意忘形，隨就認為伊對家己有特別意思，免講che往往是用「美ê誤解」來soah場。M̄-koh無論按怎，親像文伯彼款個性ê人比炳宗這種人得著khah chē ê便宜。

M̄知是啥人講ê，自古以來就有「談戀愛ài有勇氣」這句話，實在是名言啊！

大家就tī四周圍暗暗借著蠟燭ê微微仔光食暗頓。家己親身做ê料理，蠟條ê照光，聽著遠遠溪流ê聲音，有離開喧嘩都市ê解放感……tī chiah所tú著ê，所感受著ê，攏是新鮮、浪漫ê。若hō文伯來形容，he是「真合談戀愛」ê暗暝。

可能是受著chiah-ê氣氛ê影響，炳宗感覺今暗對伊個人是千載難逢，bē koh再來ê好機會。這時ù金門地下碉堡ê窗仔口伸出面teh擔任警備監視ê家己ê想像圖，ù伊ê頭殼內sút一下就消失去。

食飯後ê收拾清理好勢ê時，瑞芬注意著蠟燭剩無幾條，就提議beh去離開約五十公尺外ê別莊管理夫婦ê厝提。

「咱若無親身去討，大概in bē自動提來hō咱。」

「好，我伴你去，來去！」

「好，來去！」瑞芬表示同意。

文伯恬恬無講話。

In作伙 ùi 別莊向彎彎曲曲落崎ê小路行落去ê時，二人攏無講半句話。

月娘這時猶未出現，只有tī頭前看見熱天ê星座金閃閃真華麗 tiàm hia hō 人欣賞。